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道聽途說 卷六

金陵騙 金陵多拐騙，一日，狀元境來有湖南客，乘輿都雅，衣服炫耀，紅纓冠，戴五品頭銜。兩僕，皆俊美少年。至昆和綢緞莊，採買綾錦，估計價值，持論中竅，迴係服賈當行。指名選貨，自辰至酉，議價方法，計值三千金。啟佩囊，出紅票授莊主，往銀號照驗，不訛。

莊治肴饌，留客晚膳。客僕一，侍座隅給役；一爭辯外廳，勒索抽豐。利口喋喋，希得賀蘭羽毛袍褂，兩從人各贈一副。莊言：「向來隨從私餉，仍自得之主人。須從價值中掏出私款，非有印板常例也。貴居停乃經紀行家，並未留有羨餘，可以波及君等。」僕曰：「我等為主人服役，往來闖闖，非從今日始也，斷未有徒手歸者。惟解事者自識分寸，何待喋喋也？」強爭不已。

莊許贈其半，僕言：「敝上人本不願投貴莊，是我等慫恿而來。似此不知好歹，又何處不可成交？貨未取給，事尚可已也！」浮躁喧囂，聲色之厲，幾令人難耐。莊怒其不情，因謂：「貨價正嫌虧折，今既不諧，亦深愜本願。」僕乃鼻曬之，謂：「名都買賣，豈更有欺挾客侶如昆和緞莊者？既非所願，何不還我銀票？」莊益不憚，遂出銀票還之，而以情告客。

客雷霆暴發，言：「我生平論市價，權在己握，從不使僕從當事。何物狂奴，猖獗乃爾！」立呼僕至，再批其頰，叱還銀票。僕不敢出一語，即將票取呈主人。主人怒猶未息，以為此等惡奴，大乖主訓，未可片刻容留。乃銳意逼逐，僕遂鼠竄以去。客既還票，向莊主再三遜謝，然後稱觴歡飲。更闌席罷，從容載貨回船。

越日，莊往銀號取銀。則前票已繳，莊所持者，乃贗鼎也。蓋客僕責逐時，暗中掉換耳。莊猶不信為偽，以為票經照過。號調照者固非此票，兩造嘩爭，各執一是，遂興雀角，延案連年，各費數千金，始以和息罷訟。

焦德新

柯城人焦德新，挾萬金資本，行商姑蘇。艤棹閩門，未決何貨可居。正欲延訪市人，往投牙僧。鄰舫載有麗人，兩艙近接，略隔疏櫺，窺得徐妃半面，秋波炯炯，令人黯然消魂。焦動輒不離窗隙，麗人亦終日留戀，未免有情。

密詢篙工，據言麗人來自川省。同載有美丈夫，其孔懷人也，姓皮，名元慶。其父貿易來蘇，已及一星周矣。因在蘇別娶成家，遂爾無心桑梓，久斷音書。皮苦家遭瘟疫，老幼零落，僅餘兄妹兩人。今春又遭回祿，益增踟躕。妹漸長成，無主婚者，礙未受聘。只得盡括家資，攜一婢一媪，與妹俱抵蘇州，訪父棲止。不期數月前，父病身故。後母崑山人，滿七後又復遠寄外家。今南彩蓮巷，是皮父舊寓。現往此處，覓當時識父者，代賃枝棲，安置乃妹，再往崑山訪母，查父遺業。

焦識皮情已悉，方幸名花無主，冀有作合天緣。明日，聞皮已於彩蓮巷稅一客舍，肩輿迎妹，下船而去。焦心惓惓，殊不忍釋。特囑蒼頭，暗步香車後塵，緊依麗人妝閣，買鄰投趾。日使主計者，察皮舍動靜。既知皮父遺業，因同伙奸滑，乾沒已盡。母窘，幾絕爨火，尚望皮某供給，皮正無計可施。兄妹兩人，惟日典簪珥，支持薪水。因托鄰人代妹擇配，俾妹自投生路，免致相徇俱斃。

焦本癡心戀色，聞言深愜私悰，但恐家有結髮妻，良家女不甘備小星。托謀往說，皮云：「落拓至此，不便宜行事，豈敢措妹為流丐耶？苟獲侍櫺豪門，則厚福良緣，便是前生修到。但先父尚多遺累，徵債者不絕於門；故鄉寫遠，非重金難謀扶襯。倘能不吝千金，使先父得歸骨家山，不獨鄙人私慶，即弱妹亦樂為孝女也。唯當修幣下聘，行帖如禮，方為不負胞誼。」焦喜出望外，即遵皮命，擇日委禽。

館人謂焦曰：「客誠長者，姑蘇恒多騙局。皮稱來自遠省，是否係已故皮某之子，其由來不可深曉。據言父故而有繼母，主婚事固無妨，然人情字測，倘花燭已行，復有胞兄生父，出而訟君壓良為賤。君在旅邸，雀角之興，勝負難決，安保麗人必終為君有？今為君萬全計，不如買舟駐閩門外，書成授金。當夕由舟中親迎，比曉舟發。雖有點者，何能為力哉？」焦深德館人教，依議駕船設榻。

二鼓後，人報繡幃將次臨岸，焦即盛服迎候。其時燈燭輝煌，笙簫嘹亮。停轡船頭，啟幕迎新人下艙。兩媪扶掖，如捧芙蓉一朵。既舉合巹杯，除去蒙頭羅帕，共擁新人坐繡帷外，背燈不語，嬌態動人。送親者禮成辭去，諄諄囑別，意甚牽掛，言：「弱妹嬌養，不慣受人委屈，唯望事事海涵。」言次，淚凝欲下。隨送兩媪，亦與新人再三溫語，叮嚀密囑，又謂焦：「小姑雖年弱質，雖宛然一副好皮囊，而外強中乾，繡線彩筆外，並不識並白刀砧為何物，唯姑爺憐之。」囑罷，隨皮某俱去。

時七月下旬，新涼乍送，殘暑未消。艙內燄騰巨燭，氣炙稠人，大有盛夏炎蒸之意。焦令於繡榻左側，卸去紗窗兩扇，略透輕飆，待備新人夜酌。於是整頓華筵，安排杯箸。因恐婢媪等性情粗莽，語言唐突，乃一切屏去。自就新人前，慇懃婉語，謂：「新人出閣時，離愁滿抱，適口想多草草。今遇喜筵慶啟，歡愛方長，正可展眉飲咽，以盡述好之情。」再請就席，新人堅坐不應。焦曰：「自船窗一見，屬意良殷，萍蓬浪跡，巧合絲羅。事關天定，非人力所能為。僕青春正富。家道小康，無一歉新人意者。雖復屈居篷室，亦由卿自許可。況家有糟糠，性非悍妒，即使嫌於逼處，亦盡可另營別館，各創一天，何遽幽怨乃爾？」開喻再四，終默不應。

焦疑緘口低頭，亦新人常態。深閨處女，豈有初次相逢，便肯自行即席？意欲冒昧牽裾，又恐反招羞態。只得仍倩婢媪輩，再為調停。婢媪方欲推挽就座，不謂轟然一物，與木偶無殊。一時大駭，咸謂新人坐化矣！焦急秉燭審睇，新人非他，殆巧制洋人也。千金無足深惜，但以入手佳人，一霎頓成畫餅，憤怒之下，不暇三思，竟拽洋人投窗棄水。

詎知騙黨早棹吳艘，停泊左右，伺其動靜。及見棄人落水，遂暗搭挽鉤，將洋人攝去，毀匿無跡。比曉，皮某備設盛儀，峨冠華服，攜僕媪來舟，藉通戚款，兼為阿妹、妹夫祖錢。焦大怒洶罵：「騙徒，獸類！有何面目見人，乃敢假妝腔調？」皮偽為不知，轉問見怒之故，舟子以洋人告。乃更詢洋人所在，舟子曰：「問諸水濱矣。」

皮唾焦面，而叱之曰：「言語奚來哉！昨晚花燭，盡人共睹，汝豈兩目雙盲耶？季子多金，便爾草營人命，未識阿妹有何觸犯，便下殺人毒手？無故殺妻，律有明條；況敢沒屍無跡，反以詐騙誣人。果係洋人，必有證據，豈由汝指風說雨，便罷休耶？」遂立召約保，看守焦船。驟興大獄，攝焦訟庭。幽係頻年，勒限交人。上下賄賂，萬金已盡，始得與皮講和，罷訟而歸。

曹良貴

餘乾人曹良貴，賈人曹毛子也。昆季五人，貴最幼，母甚愛憐之。然其生性拗且惰，七齡使就館，終歲逃塾。從師三載，不識一丁。或以饋遺小役，偶使將命鄰舍，便撰出多少艱難，言其不能應命之故。曉睡，延至午後不起，醒必三四婢圍床服役，伺茗候煙，薰衣炙履，大肆排場。婢雖略無失誤，亦必叫罵煩聒。下床後須撻數婢，為每日開場功課。自恨拳瘦力弱，難逞茶毒，則捉發撼使倒地，以足踏其面。悍暴之資，益以矇昧。年過二八，日出不知其為東，日入不知其為西；子不知其為夜半，午不知其為日中。軀體已及成人，竹馬泥龍之戲，尚似垂髫小豎。惡名外播，歲遣冰人覓聘，無肯與論婚者。

素與諸昆不睦，骨肉儼同仇敵。父恐敗子無行，致累同氣，因使析產各炊，自為生活。母識貴無能，恐終流為餓殍，因留依己度日。貴日逐紈袴子弟，淫賭略無畏忌。歲餘分產已盡，漸致竊母簪珥，典質以供揮霍。箱籠俱空，支絀日甚。母亦深為痛恨，雖鵝眼一枚，檢藏必密。由是益加困窘，無路謀生，賭友不許窺門，妓館大加白眼。或教貴謂：「汝母多有青衣未嫁者，何不背母攜出，鬻諸勾欄？又堂上養贍，不少膏沃，亦可半價典質；俟嚴慈壽終，再為杜絕；是皆可佐眼前歡笑者也。」貴聞教甚得，遂引出兩婢，覓媒立券，獲錢百餘貫。復詣煙花，重敦夙好。

有貴向日家奴，曾消受小主毒拳者，遣嫁後貧德不給，備役妓館，以事實謹，恒荷貴賚。因私語貴曰：「主人囊中偶澀，此輩

遂反眼若不相識。青樓中皆黑心婆子，何足係戀？婢子有鄰人蔣四姑者，年才二九，國色也。以家貧故，欲延一客稍助晨夕。青閨紅粉，自是多情種子，不似花街柳巷，空具一副假面目。況家常風味，眼孔不大。主若捨此投彼，保不煩多費也。」蓋婢之鄰女，實亦娼樓蕩婦，時因風流瘡發，休養就醫。又苦日無進益，因托婢代覓昏憤男子。婢素識貴襦襪所由，誘使人彀。貴不知其給己也，相徇以往，見女甚悅。

貴性本喜張大門戶，紅粉初交，豈肯使人嫌鄙瑣？況見美人多病，倦態可憐，醫藥倍當周至。百貫青蚨，何數數日資用？遂又洩懇牙人，將母膳田，覓得富人張大乖，立券質當，賺得青銅六百緡，盡數卷付四姑，以供參苓之費。未半月，貴覺下體燥癢，陽性酷烈，彌貪衾枕。但貴左性，從來侍眠食者，不問若何誠謹，只取憎嫌。茲獨心折四姑，誇為天下賢婦，百依百順，不敢稍加聲色。一月之間，胯下紫腫即當，行動妨礙，寒熱變作。

四姑已熟悉不材下性，宜剛不宜柔，稍加顏色，便自罵奴虐婢。只有宣佈閻威，方使肆志斂戢。貴或患痛呻吟，四姑輒怒詈之，謂：「寒薄相，不慣嬌養。小恙微嫌，便爾如許作態。倘再不悛，逐客令當立下矣！」貴噤齒忍痛，無敢如何。四姑不便峻拒，姑聽設被繡榻前，偃臥地上而已。再越旬日，膚肉爛斑，釀成腐臭。四姑知貴症已危，恐有後來之累，逼使歸家調養。貴只留戀不行，四姑終以受其重贈，未便逼逐過甚。乃授片席，俾臥空室中，晨夕給以雙弓，苟延殘喘。

貴母亦知貴戀蔣家，甚非佳事。一則貴性情乖繆，非母所能挽；再則恐以聲張，致乃父知覺；三則貴本終年外宿，絕不輕歸，月餘不面，亦屬常套；四則貴或歸家，但使一足跨門，便須杯盤遞手，稍見停留，雷霆暴發。室中但有貴在，晨夕莫思安息。老年人難以支持，只圖無人喧擾，不歸亦甚可意。所由典田、患瘡，一切未及覺察。

貴困蔣家，扶病挨延，又復強支旬日。婢媼輩本意惡貴乖張，加以腐氣熏人，不可向邇，趨避唯恐不速。貴不自識名登鬼錄，依舊擅作威福，數日不與四姑謀面，輒敢亂世為王。婢媼至前，百端尋釁，因而無人過問。或強逼一至，此以罵呼，彼以罵應，口眾我寡，只得吞聲飲泣，任其詆欺。思欲棄此歸休，而瘡發頭面，潰爛淋漓，人面不知何處，鬼狀烏可見人？忿欲中燒，甚至幾番悶絕。

四姑私心自危，恐以誘淫殞命，曹毛必不能甘。乃密買毛之同好，陰探口脛。誰知毛恨子不材，本不以人類相視，但不忍自加毒手；苟獲速死，便覺大快人心。而貴母亦以暗聞貴耗，思欲召歸，又恐益觸父怒；若竟聽其自斃，寸念究難委決。憂思蘊結，忽染險症，終日迷悶不語，只覺痰涎騰湧。雖醫藥急投，尚剩一絲喘息，然只懨懨待斃而已。

四姑既察得曹家確耗，知貴毫無倚恃，勢有可欺。遂使健奴，早棄冷巷中。貴此時跬步莫移，身不由己，兩目炯炯，冀有相識經過，可藉通耗其母。誰知冷巷蕭條，本自無多行跡，安謀識面之人，可托魚鴻之便？是晚，有見者，氣猶未絕。向曉往視，不知何時已奉到催死符，早度鬼門關。而貴母亦於是夕，導貴以黃泉先路矣。或以貴死報毛，毛終以父子之情，不忍令其喂伺鴉雀，乃以桐棺收葬之。

富人張大乖，心念：吾以六百緡，受貴數百畝膏沃。價縱不昂，然究係逆子私鬻，只以其近，與己田有連阡之便，故思謀而得之。若不乘此時出頭耕執，倘毛他日不復認有此子，六百緡之券，不遂付東流耶？先人有奪人之心，遂率傭工數十人，牽牛往耕毛田。毛奪之牛，訟作。官以父在子不得自專，況田係親養膳，由逆子盜賣。若據曹之控詞，則謀產斃命，張罪固有應得。第貴死究不由張，且費用張錢六百緡。因而寬免深究，姑置典價勿論，將券塗銷，以息訟端。

籀園氏曰：曹良貴之死於蔣四姑，即《諧鐸》所載金山白猿之死於薛狗也。人之大患，唯妻與子，乃至情不能忍，法不能刑。而造物之能，乃有此不待用忍之情，不待行刑之法。法終無害於情，情終無漏於法，則莫如薛狗之殺白猿、蔣女之殺曹子也。

韓寶兒

山左濟南府，書吏馮某家患狐，百計驅遣不去。馮宅東有小園，花木陰盛，即為狐所窟。宅園內構小舍甚精，因地僻，久無下榻者。

一日，有戚董西老過其家。屆晚未歸，馮謂：「蝸居湫隘，安枕無隙地。東壁小舍，曠無居人，恐君懼狐，不敢屈君住宿。請約二三知己，剪燭鬥牌，為消夜計。」董曰：「年高興敗，賭戲久荒，東舍既虛，老人膽壯，何懼狐耶？」遂攜袱被，就臥東舍。滅燭登床，倒枕便成熟睡。

迨更深夢醒，仰見月色當窗，隱隱似有人聲。心忖是狐，攬衣以起。鶴行至窗下，舐紙破一錢許，凝眸外矚。見薔薇架側假山上，兩人並肩坐。一頰長婦，年可四十許，衣皂色單袷，妝飾淡雅，以右足支左膝上，纖鉤不盈握，一手以兩指捻鞋尖，一手兜跟振扇；一少女，年可二八，髻鬟高聳，中戴茉莉一枝，巍巍欲活，衣對襟淡羅短衫，四圍緣以花繡，下著茜紅煙羅褲，手握宮絃，倒植膝上，口齧柄繩為戲。

頰長婦低鬟視足，滿口喃喃，云：「汝等自欺人耳，人誰侮汝者？」女曰：「姨媽無言欺人。馬家福姊，手快嘗若顛病作，慣愛調弄人。日前，人家作鮮魚羹，盛磁盆中，倒筐罩其上。渠果饑涎莫耐，何妨分啖杯羹？乃並非自圖口脛，偏犯手徒磁盆置床腹，並未染鼎一嘗，倒著腥涎滿手。兒且勸姊毋學小豎憨態。兒無惡於馮家，唯以此地屋無三四楹，羣塵煩擾。必多行不義，苦奪人尺寸地，計每人尚無拳大空隙可安枕。馬家園，空置五間廳，小舍數十椽，樓數十檻。無過陽春花盛時，設酒百日許，人蹤稍雜。其餘暇日，即有假園享客者，所須止一廳一舍耳。」

婦曰：「去冬胡辛姥家，不曾往馬家園乎？未及四五月，輒便徙去，可知亦未必大佳。且聞馬家有獠犬，棲止者晨夕凜凜，若履冰淵。縱不為害，狀亦深可怖人。況雛兒輩恒多不檢，或犯其暴，後悔已遲矣。」女曰：「高樓深邃，去住宅迢迢不知幾許，何無膽略若此？」婦曰：「非特我不可，現汝媽亦不以汝言為當。」女曰：「但得姨媽首肯，吾媽吾自趣之。」婦曰：「汝自與汝媽言，吾不汝阻矣。」女曰：「諾。」因言：「今夕東舍為獸物所據，唯姨媽性善耐；若兒，則早掇巨石，碎其顛矣。姨媽今夕，盍暫移衾枕到兒舍？兒新覓得南來銀針茶，可啟北窗，迎涼消夜。」遂並起，步入花陰而沒。

董西老固備為馬家園丁，聽兩人言，知將遷寓己園者。姑心志其異，以俟動息。歸園三數日，寂無所見。一夕，漏已三下。偶憶狐言，思欲蹤跡之。步過數廳事，躡池橋，宛轉至一八角亭，坐石鼓上。是夜，月影模糊，望池北小樓，依稀可辨窗內燭光映紙。屋瓦上隱隱有物，成隊自對簷躍入。董知為狐至，不敢警擾，顧來徑以回。

次夕，早伺亭中。時七月望後，月上較遲，遙見小樓中燭光朗徹，寂無人聲。一炊候，玉鑿騰輝，簾幕歷歷可睹，樓窗啟處，有兩美人憑窗綢語，繁瑣不可辨。俄而門關響處，有老媪出，設竹榻，唧唧自訟，言已三更向盡，尚無意偃息，想今宵又無安枕時矣。榻設復入，兩美人掩窗下樓來，坐榻上。榻去亭近，辨認甚悉。一即馮園中所見，其一豐頤瞻鼻，貌不稍遜前女，但病在貝齒微露耳。前見者為妹，後見者為姊。姊呼妹曰「寶妹」，妹呼姊曰「福姊」。

寶曰：「劉家園池，不及此池之半。昨日妹見繁蕊尚未稍敗，此則零落不堪矣。」福曰：「汝神思奮亂，不盲於目，盲於心耳。亭左一片瓊英，較劉家池有過之，無不及也。茲汝管窺，僅一角耳。妹正青春及時，無怪情絲易著。然凡事當三思，朱門中人，非比小家子容易簸弄。妹來此僅一日，已三窺五公子矣。無謂我性憨忬，我所籠絡，無過失運家敗產兒。夫豈不願得佳公子以敦述好？但心有所不敢耳。」兩人談興方濃，董適喉癢一咳，人與竹榻俱渺，萬籟寂然矣。遂悵悵以回。明日詣樓視之，鼠跡蛛絲，簾旌如故，不似有居人房舍。董以所見告人，奈董素語誇大，往往談天說鬼，聞者以誕妄嗤之。

馬氏有五子，其第五子年才弱冠，有書樓與園僅隔一牆。因父母愛憐少子，雖七齡就塾，督課不欲深嚴。既三應院試不錄，中心慚忤，思欲發憤自雄。愛此樓僻靜，遂居以肄業。一柯姓老僕，隨身服役。晨夕兩餐，一租使婢彙饋從事。樓中不置爐灶，惟供水甕，支鑪煮茗而已。

一日，晨餐後，馬方伏案臨《黃庭》，聞橋弓底「得得」以行，並非使婢蓮船聲響，步至窗下遂寂。時方注念筆端，既已別無

動息，遂亦置不追問。其日，老蒼頭以事他出，晌午又聞梯上弓底聲，拾級以登。正傾聽間，覺窗年似有人影。俄而紙破成洞，吹風咻咻，氣若蘭薰，撲鼻動人。問：「誰為祟？」不答，嗤嗤低笑而已。起就門扉，探首簾角，見一美人，娟好若仙，側首斜對窗櫺，凝神含笑，以指甲搔窗櫺有聲。意必宅中使婢，因問：「誰為汝主，至此將何作？」再問，不答，笑益憨。馬曰：「小鬼頭，憨笑如此，故故不言，幾令人悶絕！」美人笑曰：「誰須汝問來？」馬曰：「語奇矣！汝非無因而至者，我不汝問，有何批文回繳也？」因亦自笑，回坐窗下。

美人牽簾隨入，袖出紅幫四片，擲案上，謂馬曰：「煩描一新，樣不佳不受也。」馬曰：「描則描矣，誰實遣汝者？」美人曰：「恐無來歷，騙汝筆跡耶？」馬曰：「不然，宅中近百人，侍兒中未見有嫵媚如卿者，故必知為誰有而後快。」美人曰：「汝知韓媽乎？即吾母也。」馬曰：「韓媽在府三年矣，有女若此，何前此並不見？」因問何名，女以「寶兒」對，謂：「婢子不恒外出，偶一至府，匿跡蘇小娘妝閣，安得司空見慣？」

馬曰：「然則何以報不谷？」寶曰：「主命是遣，誰報汝者？」馬曰：「筆墨長技，人求汝主母，汝主母不求人也。點婢無誑我，我知有汝，不知其他。」寶曰：「豚蹄祝壽車，所望何奢也？是欲乞恩主母，以婢子賞汝耶？」馬曰：「咦，言當掌頰，俺尊長行，何言「賞」也？」寶曰：「妾不自愛，惟所欲為。」馬喜，遂留不遣。寶曰：「將仲子不畏人言耶？」馬曰：「誰敢言者？」寶以手自畫其頰，嗤之曰：「臉大於箕，敢大言乃爾？」馬曰：「所恃地僻，人不能至耳。」寶曰：「門不加鍵，猶有老衲襪，不無礙眼。」馬曰：「柯老奉有遠使，今夕不歸矣。雖然，屈戌當謹也。」乃回身下鑰焉。

日將夕，聞梯聲。馬曰：「婢送晚膳至矣。」藏寶屏後，然後啟扉。飯罷，婢去。寶輒笑以出，戟指加馬額，戲曰：「婢去首五娘，頃刻金牌至矣。」馬曰：「何懼五娘哉？」寶曰：「不懼五娘，何畏婢如虎？甫聞梯聲，輒爾衣裳顛倒。」馬曰：「毋妄言。但汝來許久，保不為主母所覺。恐再至，難憑矣。」寶曰：「無難也，婢未鬻身君家，不過從母服役，行止由我。府問，答以在家；家問，答以在府。不惟主母不知，即吾母亦未易覺察也。」由此，無夕不至。馬既信為韓媽女，更無他疑，惟每夕安置柯老，使無窺破而已。

董西老誠好事者，自亭中一咳後，屢伺無所得。延及九月中旬，夜涼人靜，徐踱園中，又見北小樓，燭光掩映，紅徹窗紗。因而潛詣其下，思欲洞悉此中消息。奈樓上喁喁小語，聽之不甚明瞭。念對舍尚有小樓，正與此樓並峙，乃往登之。兩地相平，雖聽樓中語，較下聽上，已有分辨；然絮絮煩聒，終覺有頭無尾。月落參橫，方將歸息，忽聞牆門拔關聲，有燧火自門中出，愈異之。既而人從樓下過，見一婢執燧前導，一健婦負美人以行，五公子隨其後。董視美人，即蓮池側所見為寶兒者也。擁健婦背，回眸注視公子，步步關切。

時新雨晚晴，地上蒼苔猶濕，適公子足滑。寶驚燥，手拍負者恚曰：「公子且蹶矣！行不顧公子，焉用燧為？楊媽，縱吾下地走，待扶公子行。」公子曰：「毋多慮，足不若是纖纖也。」寶堅意招公子，曰：「來，其傍楊媽以行。待蹶已遲矣。」公子被呼切，且至。寶出手挽其臂，彼此葛藤，步益窘。楊媽怨曰：「但釋手，公子不蹶也。必如是，則三人俱蹶矣！」躑躅半晌，始至小樓下。推扉入內，無問者。少頃，語在樓上矣。董久候公子不出，乃悄步以歸。

更旬日，復夜往對樓。倚立移時，有兩人接武過樓下，且行且語，曰：「寶姑必不來，強勉促人行，空勞往返耳！」唧唧囔囔，推園扉以去。歷兩炊候，池月東上矣。見前所謂福姊者，自小樓而下，扶壁過其前，口出怨詞曰：「不來便已，癡婢媼亦戀情人耶？」行數十步，望門而返，又云：「人謂我癡，癡不及此淫婢也。」徘徊月影中，負牆以息，而前婢媼亦回。福曰：「淫婢不回耶？」媼曰：「固知不回也。」

福曰：「自僕去家後，淫婢幾日不回矣。」媼曰：「姑不知耶？自那晚，公子自送一歸樓後，然猶終夜不聽公子歸。天及曉，即奉公子與俱去，已十二日矣。」福哂曰：「癡兒嘗告我，言公子已與鬻臂盟，雖年八十時，兩人恩義猶如是不衰也。」媼曰：「姑無謂人癡，姑不憶天津楊公子乎？不有楊公子，姑胡徙家至此？臨徙時，姑心急哀我曰：「媽欲徙家矣，誰為我救死者？」福曰：「兒女子必謂不癡，惟無佳遇者可恃也。然俺雖癡，卒亦從母來徙。今據寶兒言，雖有刀臨項上，不去也。」

媼曰：「花容玉貌，迷人者也，何遽為人所迷？」福曰：「是豈可與俗人言哉？非為人迷，特以其美能迷人，故還以其美迷己也。迷人者豈曰吾持此美，將迷此人乎？受迷者不知，迷之者更不自知。其迷人若是，迷己亦若是也。曾見其貌如媼，而能迷人者乎？以媼所不能迷人之貌，而聞為人所迷者乎？俺今雖雲覺悟，然每憶楊公子，尚時時墮淚。當被母強徙時，何嘗無求死願？寶雖可哂，亦可憐也！」媼曰：「此等言之，徒增懊惱。夜闌矣，盍歸休？」福曰：「零露霽濃，濕侵羅襪矣。」此語彼應，相將上樓去。董亦踽踽回舍，晨雞再唱矣。

寶之初識馬也，既昏而往，未曉而回。逾數夕，謂馬曰：「行露之艱，終非久計。況寄人閨閣中，竊出竊入，難保不為所覺。今君家園丁董西老，妾之母舅也。妾有姨母，賴西老乞得園角數椽，作棲止地，去此樓一牆僅隔。姨家表姊嫁衣忙迫，妾已藉幫針線為名，告母來依姨媽居。從此兩宅毗連，行蹤無礙。公子不自泄，前宅必無知者。惟柯老前，須留心檢點耳。」馬曰：「柯老年邁人，晚食早睡。明日給使移榻東廂，我兩人事，神鬼不覺矣。」寶曰：「善！」

自是，白晝亦恒留不去。支爐煮酒，安鼎烹泉，事事皆寶經紀。怪錯珍羞，亦時時攜至。暇則垂帷共硯，問字學書。數月間，便解談經數典，詠月吟花。或隨手作一花鳥，無不形神酷肖。馬或偶有所需，不待啟口，輒如願以將。馬以此，不獨憐其美，且憐其能。每與寶言：「吾自有脚，倚如左右手，不可一日離。但卿終是他家人，倘一旦失脚，吾有不憔悴死耶？今將輸百琲珠，謀諸卿母。卿母其許我乎？」

寶曰：「母無不許也。縱或不許，今日之事妾為政。妾誓死不作琵琶之別抱，亦無如妾何矣。雖然，患不在妾家，在君家。君有容妾地，妾以生報君；無容妾地，妾以死報也。所懼者，人無常好。一至五娘手，百計殘害；事優矣，只貶為劣；功成矣，反撓之敗。天下事，皆論實不論名；獨閨閣中，則論名不論實。幸而先至者，得正名，君或否之，人謂君之偏心否之也；不幸而後至者，得側名，君或賢之，人謂君之私心賢之也。人不使賢，貌不使美。膏沐脂粉，老者加飾不為妖，少者稍施則為妖矣；暮夜衾稠，老者日溺不為妖，少者稍沾則為妖矣。」馬曰：「人以為妖，吾不妖之也。有妖如卿，死於妖者，情衣恬矣！況床頭母夜叉，非妖不足以當旗鼓，僕正恨卿非妖耳！」

寶曰：「妾雖非妖，然有妖術焉。脫逢不若，無降將軍也。」馬曰：「卿誑我也。」寶言：「非誑。但所謂妖術者，戲耳。幼時嘗從姨父走江左，賣抬錦耍戲，學為種瓜偷桃之技，能作掩身法，竭來使人不見身。已成人，有馮婦改行之志，月前方始來歸。君言宅中未嘗經見者，正以此也。恐君丑其行，故不以實告耳。今請為君一試。」乃使馬閉己門外，扃鎖如故，而轉瞬間已為入幕之賓矣。更試他術，則韓湘頃刻花，左慈鱸魚釣，幾於無幻不呈。馬益奇之。

從來私好之情，初猶畏人窺測，加意提防。及至歡情漸密，未免檢點多疏，作止任情，人言罔恤。柯老雖暮年昏憤，日久亦略能覺察。即司餐婢，亦因形跡生疑，煩言嘖嘖。馬疏五娘者，已逾半載，錦衾角枕，長歎子美忘此。每倩婢傳詞勸駕，公子但誑言身累沉痾，醫者戒令養心靜室，不宜輕蹈閨闈。五娘終不釋然，乃藉婢口，風影更為關切語，謂荒園冷落，不少術魅花妖。屢進危言，冀動姑嬈之聽，以要公子歸房。

母聽五娘言，呼公子叩問。公子以醫戒對，母視公子，氣態沖和，精神爽朗，不似妖纏困憊者，然亦不似有痼疾者。故雖不以五娘言為信，而書樓鄰逼荒園，亦不能無疑慮。五娘舍後，有靜室三楹，趣使遷居。既可讀書養性，亦便閨中照料。公子不敢違，遂將書硯遷焉。五娘明修棧道，原思暗度陳倉。不謂公子杜門謝客，無路可投，而寶之相依如故。五娘益忿，每夜梯垣竊視，覺嚶嚶兒女聲，恍惚在耳。晝日入室搜尋，了無蹤跡，遂以妖告母。母以其無實也，不之信。

五娘因念董西老嘗言園中妖異，乃召而謀焉。西老曰：「妖固自言之矣，請棄人用犬。」於是瞰公子之亡也，縱犬獵其舍。犬

嗅而入，狂騁逼帳後，拽女以出，咋其喉倒地，化為狐而斃，衣服履舄如蛻。五娘大喜，將趨報姑。公子已自外至，擁死狐慟哭，欲裂腦自絕。婢媼數十人，圍相扶持，一時鼎沸，莫可制止。母入，慰之曰：「兒無過苦，母在兒安得死？母為兒殺犬，以報兒意，當何如？唯兒所欲，不汝疵瑕也。」公子聞母言，哭稍殺。徐起告母以女之賢能，請以其遺金，為市美材，殯之如人禮。凡女妝奩所有，悉齎銜殮喪葬，封樹無闕，心始可問。母諾之。乃殺犬，昇狐臥床上，設靈焉。

夜深人靜，狐母忽來，相見各慟絕。狐母謂馬曰：「死，亦癡兒自取，公子誠無負於癡兒！抑古人有言「狐死正邱首」，今茲所以來為癡兒請骸骨也。金珠寶物，非瘞埋所宜。盜葬之患，往往以此，反致有累死者。亡兒縱有遺金，亦何必以虛耗報癡情哉？但殺吾兒者，兒仇也。若絕兒仇，而更置室以產子立後，使癡兒不為若敖餒鬼，是即所以報兒矣。苟棄情仇，不惟癡兒無瞑目時，即老婦亦力能為癡兒圖報復也！雖然，行妒殺人，猶有說焉。若董西老之代人肆虐，誰則能甘者？」言罷灑淚而別。回視床上死狐，已烏有矣。明年，西老自刃死，人謂斃狐之報云。

公子贈寶詩甚多，都無存稿。或傳其絕句數首，云：

人帳歡情笑語工，開襟先露抹胸紅。被郎探試懷中玉，礙卻從容脫釧功。

可兒憨態坐床頭，郎要停留便小留。翹上鳳頭都不管，要郎親手卸蓮鉤。

妙齡偏會識溫存，癡語無徵卻細論。夜久不容郎善睡，枕邊嬌罵最消魂。

文襖才披鈕未安，青絲隨手挽雲團。約鞋一縷金泥帶，吩咐頻搜被底看。

鏡台通發曉窗幽，玳瑁梳拈半月秋。握手輪郎香滿袖，玉纖新帶桂花油。

亦可想見其綺情矣。

籀園氏曰：美人自古多為妾，才子由來不做官。紅顏薄命，所當與天下才人同聲痛哭者也。顧行妒殺人，法禁不及此，胭脂虎所由橫行於天下也。昔人謂疔妒無方，醫者查亦舟言：嘗創一方，用之而效。言之亦足增笑柄焉。袁浦有一妻一妾者，其妻嘗假作瘋魔，持刀弄杖，日謀逞毒於妾。夫為延查診視，查知其假，佯驚曰：「症危矣！不速治，旦夕且不保。病患火結，火能攻火，惟灸可以已之。急市蘆艾一斤，分繫其手足而灸之。手十指，足十指，諸火必同灼，遲早俱為不可。手足既灸，然後謹按要害處，次第灸，治則人可救矣！」言次，婦面無人色，瑟縮可憐。乃更語之曰：「無已，僕尚有通神丸，可以一試。如其不效，則非灸不可矣。」既語而歸，以米麵和墨瀋，團成二十九俾服之，而病遂不復作。

李二高之

山東歷城縣馬王廟，有李二高之者，磨漿餅為業。右手大拇指，甲內有奇癢。雖無痛苦，然以所癢異，恒思欲療之。或以為毒，宜灸；或以為芒，宜針，或以為痺，宜追風；或以為傷，宜活血；或且以為災，宜祈神；或且以為祟，宜符咒。百方並進，無一驗也。李自十四歲時患此恙，至十九歲，閱六年矣。

是歲六月念四日，癢大作。雖有麻姑仙爪，所不能抑搔而止者。其母方旋磨，高之呼母，迫母輟磨來視。無他可睹，惟自指甲外側，上通臂膊，有黑縷，細僅如絲。搔之不達，刺之無門，無可為力。亦姑置之，仍旋磨如故。李癢不自勝，擊臂翹其指，回項背首，口惟疊呼：「癢，癢！」眼光偶觸，見有直影如帶，騰出指甲上。嗣是，人遂昏憤，不復有知矣。

及醒，則指上黑縷若失，而仰視屋樑，一切豁如。茅衣蘆梗，不識何時已淨卷無遺矣。所卷屋茅，盡積屋之前後，並無遺落室內。時方急雨傾盆，屋前後水欲成渠，而靡頂空房，絕不沾濡涓滴。李母專意漿餅，亦不識屋茅所以盡卷之故。而遠近喧傳異聞，一時鼎沸。咸謂李氏室中龍起，爪劈屋樑飛去。相逐來訝者，絡繹不絕於道。

時龍已去，所見未有他異。惟於卷茅墜處，檢得黑豆門餘，人多不敢食。有食之者，言其味亦與常豆同。當龍之始起也，形之所現，亦第如帶而止，非若蒲留仙之志於《聊齋》者，有頭角崢嶸之可怖。想龍為神物，其變化固自有不可測者。

籀園氏曰：《聊齋》所志眼眶中紅絲，其異正與李二之指甲同，而蒲翁以為螫龍之閉，固矣。惟是孟春之月，蟄蟲始振；季秋之月，蟄蟲咸俯。一啟一閉，歲有常期，何乃輻光晦跡至數年之久，始一旦透膚以出？若李二指甲之藏，似又非啟閉之定理矣。意者陽德鍾靈，感人氣血，胎息綱緼，有化生之道焉，並非有龍之走藏其內也。蟻蟲之生生，即小可以喻大，自無知化為有知。織梭之騰達，尚不盡誕妄，況血氣之精靈，醞釀於造化者乎？

玩城頭

白門風俗，有所謂「玩城頭」者。每歲上元節日，人蹤蚊集，群擁城堙上，迴環巡徑，銜尾不絕。少年輩或鉦鎗鏢鉞，演打十番，以助遊興。附堞多酸棗叢棘，賣御黍米者，爆米成花，折棗棘枝，攢著米花於刺針上。遊人暮歸時，各擎一枝，宛然驛使梅花。見之者，知為玩城頭來也。

有張某者，往游城頭。受鄰人李婦托，攜其五歲兒以俱。沿城一匝，白日即已西斜，乃手托假梅花，自漢西門下城，尋就歸路。步過新橋，遇其姻戚某，攀留晚膳，意甚懇款。張累五歲兒，恐鄰婦懸盼，堅辭不肯留。適有他鄰某甲，亦玩城頭歸者。甲年十五，長兒十歲，固竹馬泥龍之舊侶也。恰與張會，戚喜，為轉托甲攜兒先返。甲亦欣諾，無難辭。張甚便之，遂留戚家，共賞燈節。

甲歸，過己舍，與兒進舍小憩。值其母以門牌他出，室內虛無人。甲顧兒所被體者，雖衣非錦繡，佩非珠玉，而布服花帽，縫紉新潔。欺兒憨弱，惡念頓萌，解纓脫紐，盡褫所著。兒苦力不能拒，泣言歸必告母。甲惶窘，思事泄必有不利，不如殺兒滅口。遂取廚刀，刃鄰兒以死。

甲並舍有乙婦，其兒年八歲，與甲亦戲游隊中人也。聞甲歸，方欲招賭錢戲，扣其柴荆，鍵不得入。心疑之，自門隙窺伺，見甲所作，大驚，迴告母。母叱使戒口，無妄言。兒言事實不妄，母曰：「實，愈不可言！可徐以待其變。」

張鄰李婦望兒不歸，倚闥延立。淒屈黃昏，踟躕綦切，只得往探張耗，張亦未返。俟至更許，始見張踉蹌以歸。婦急問其子所在，則雲早托某甲攜歸矣。及趨問甲，甲言並無其事。張證質甚悉，彼此嘩辨，終夜不決。明日偕眾踵叩張戚，戚言一如張。婦益急。

事聞於官，官不能鞠。乙婦心憐李子冤，欲代伸雪，而苦無實據。伺閒入甲舍，遍搜之。惟泥爐下氣息乖異，遂發爐，得屍焉。蓋甲爨爐，泥器也，以磁壇覆地，而加爐於壇上以爨。其時殺李子，自顧蝸居湫隘，癩埋無隙地，因臠割其屍，發壇覆置其中，然後覆壇、支爐如故。屍證既確，甲不能證，始供。

所褫兒衣帽，典於質庫。所獲青蚨無幾，僅市灰制變蛋四枚，麥面市脯一飽，無他佳味也。甲行非甚無賴，惟生性饕餮，卒以陷身大辟。酒食之足以興戎，信矣哉！

孫巧兒

孫巧兒，棗強農家女也。性淫蕩，私好多人。酒盡歌喉，晝夜煩聒。有老父，近住鄰房，耳聞目擊，深所不堪，時時唾罵之。巧兒悍暴，無人子禮，父怒亦怒，有過之無不及也。父無可如何，未嘗不多所隱忍。奈巧兒放誕已甚，有非尋常可比者。每對人語，從無一言及「父」，但有「厭物」口號。惟會意者，知其所指也。

一日，巧兒與所私淫戲，恣為嫖褻。父怨恨之深，唯有隔房痛詆。乃巧兒惡聲之反，益激父，使無地自容。父怒不可遏，覓杖來奔。巧兒閉關堅拒，盛氣坐罵於房。父奮勇攻門，堅不得入。索器，得菜刀，探門隙，欲取其肩。巧兒怒益甚，謂：「獷老老偷奴，勝不知止，誰真懼汝者？乃不欲復活耶？」拔關徑出，奪父刀，破顛斃父。裡保報逆，鎖巧兒以去。

官問姦夫，巧乃實首者十數，株連者十數，加功同逆，並未確指一人。有中表程某，年少書生也。貌甚俊美，為巧兒所鍾愛，屢挑不就，心銜之。會有殺父獄，進扳程有奸。時訊同逆不決，官甚惶窘。適聽中閫言，以楮衣授巧兒，使自決同逆者，授之衣以

為定讞。巧兒得衣，即以與程。

程潸然呼屈，巧曰：「不能與君同生，幸得君與同死，平生之願足矣！此去黃泉，歡愛正長，何事作楚并相對耶？」程終啜泣不已。巧曰：「君自取此，誰則累君者？妾自顧恣態過人，立意得俊雅如君者，與諧伉儷。三年前，曾有為妾執柯者，而君家不允。堂上雙盲，遂以花眷玉貌，許與牧豕兒，不顧蹂躪紅粉。若使君肯俯拾，不特顯托明婚，即使暗諧鴛偶，妾亦甘心自愛，不致以荒淫滋禍矣。總由著望不諧，因而積幻生枉，竟欲荼毒此身，與天下男子作一生痛飲。自誤更以誤君。然此心固謂不如是，不安於死也。事至萬不得已，思以今生之缺，托之來生。是則妾之自樂於死，並樂與君俱死者也。」乃巧兒愛程自切，程恨巧兒自深。

或謂巧兒曰：「卿語言伶俐，何遽作事糊塗？」巧曰：「正唯伶俐之過耳！自謂以此身付之牧豕奴，不如付之白刃之猶為不負也。」受刑之日，巧兒欣欣色喜，程淚至死不乾。